



本草要書

1266
3
八波
特





八 4 特
1266
3

大師結界開門證之秘藏遍明遍照法燈朗桃李此萃
龍猛龍智教海深湛千斯地傳燈已乎寫瓶又滿入法
界定期慈考時實惠僧都真並僧正兼大師之素懷運
遺才之丹懇勤修二季傳法會練次口兩了竟棄上京花友
日之靜謐貴賤為之用悟寧非修練之力使是權持之
切佛法中興去之何之為年代漸久會儀已廢倩思其
理只無齋儲之故也暮嶺蕨老之後蔬食虛為送日秋
林葉落之時藿納破為畏霜自非權化之人何離衣鉢
嗟故大師言人非懸瓠孔丘格言皆依食住足尊不談然則

欲弘其道必須飲其久若有意益國利人志求速證覺
同捨消塵相濟此眾生世同駕佛乘共利群生 茲
爰創年備二會之齋飭將弘三密之香筵貪力難及祈
願無懈然乃地主寄而領國主加免刑打四至飭示立
券庄領年如是諸佛之護念大師之冥感也但相語
田民雖勸用懇稱非勅免各猶豫仍中下院宣提
逐宿願未達教聽法皇宥減昔是長生之謀為護仙
筭於人間今則成果之誠欲用心運於花藏伏聞大上
天皇受賢性於至孝鎮祈聖靈之喜提感勝機於

弘教專崇大師之佛法今廣大之息弘鎮邪之道取為
万代之恒規遙期三會之說法望請殊蒙院宣任國刺
唯狀故藤

長承三年五月八日五位下行右大臣兼左大臣攝政大臣
五位下行右大臣兼淡路守平朝臣

石千庄申文

高野山沙門覺鑊誠惶誠恐謹言

請殊蒙院宣任國刺以紀倭國那賀郡石千村永為傳法院

庄領兆其地利於每年二季傳法會供新如本勤奉祈
禪定聖靈御善提仗

副進

國司廳宣

主寄文立券實檢帳等各一通

右件傳法

常立秘密之法誠預證菩提之妙道也

非一弘法之切德殊勝經論惟多真言之教理
寂上是故高祖法身大日覺之勅尺迦如來布演之命
金剛薩埵流傳之八大祖師忘身弘道累代聖母袂首
的法靈驗遍于天下利益滿于試中此教甚深弘必擇

處何在當山是也大師從大唐赴本邦之日祈請曰
我所傳學秘密聖教有流布相應地早到可點定之
即向日本國投三銘之處遙入雲中來住駐此山又記云
前佛遊處伽藍舊基也所以明神讓居成外護之靈社
不退正教說自於穢地修万行不如淨處之一善相
訪清淨之聖跡莫過入定之仙洞就中此處幽平寬
廣林泉庄巖神德非一端夢屢冥中院前後之流從
振一味水勢南山東西之巔於此備三弁寶殿西近
得寶塔之本場常住僧徒草菴比擔東遙受禪林

之真院化來梵侶柴戶連窓日之所祈者聖靈千
葉之蓮身朝之所祝者上皇億載之寶筭臨席之
車解 用悟赴座之人虛往實歸誠是廣大之善
根嚴重之御躬益國之勝計利人之寶列也但可
歎者道場瓦少之法廷極狹尊像不足經藏久欠
伏所 太上天皇方風扇一天草靡慈雨普灑四海
波後施德耀以增佛日之明甚思澤以流法水之潤方
今鎮護 寶躰為傳 德於万代教立金場欲弘佛
教於遐劫遍尋攘灾招福法長生不老術未在建秘密

道場續佛法壽命望請 鴻慈早被建立三向四面傳
法堂加安丈六大日如來金對薩埵像并建鐘樓經藏
安置錘鏜然則御躬佛會超日月而長榮 上皇聖
躬与天地而久樂不堪烟歎之至覺鑒誠惶誠恐
謹言

宣下伏可尋之

大傳法院供養願文

奏議顯業作

蓋聞大日遍照之充無處不臨中道頓悟之理無物
不備善逝之說教雖廣真言之功能殊勝史記列高

野之幽窟者秘教相應之勝地也過靈溪以一濯則
五智之水鎮清登嵩嶺以四望亦三密之雲高聳
師大同秋風先投三鉞於万里之外秉和曉月遂結
定印於窈室之中秘藏那之內證待慈氏之下生
靈勝之超事絕常篇牙子北國負展之時倫通
思於南山茨油既履之後先蓮步於苔磴或建
立塔婆或安置經卷宗重之儀造次匪懈抑傳法之
大會者真京之芳軌也上乘大師之素意下專未學
之精研而時代屢改勤修自絕有識之者莫不傷嘆

爰有一比丘久住當山以濟度衆生已厭 習佛道
為身謀見此會之空廢慕其事中真早起一字之
精舍雖終二季之密行締梅尚窈軌儀如疎仍為
傳善根於末葉為流勝濁於當時凝隨此之底露
課鄙近以成風迺建三三間四面檜皮匡月堂一字
奉安量金色一丈六尺大日如來尊勝佛頂金剛
薩埵等像各飾一斛金泥七輻兩旁万荼羅各一
旨以件村家為傳法院庄領將真隆大師之教迨祿奉
祈聖靈之證道覺鑒誠惶誠恐謹言

大治四年八月 日

高野山沙門某

相賀庄奏狀

高野山沙門覺鑊誠惶誠恐謹言

請殊蒙 天裁以相賀庄任院宣并公驗去西至偏為
太上天皇御取寺密嚴院領永可停公官物并國使
臨時雜事未由被下 官符狀

右管伴都郡

四至 東限八幡宮寺地并 谷 南限高峯
西限清水西谷并道興寺領 北限橫峯

要書 三卷門

也

右件相賀庄者去年冬比任公驗理場四至打勝示可
為御取寺密嚴院領之由被下院宣已畢仍御使團使相
共任御條并廳宣立券庄領之刻依文書道理雖須打勝
示為無人訢令去妻谷之處權大僧都光清不願息情還
致監妨即蒙院御勘教如本立勝示早為近日更注集
無實 奏聞公家統而進上證驗者延久官符案文也
雖限田數無限四至以何為證於妻谷以西稱隅田庄內
幾兒後任自臆之繪畷狀虛偽之陳狀徒費詞筆
不足為證於當庄者證文非一道理屢彰明限四至堪

為龜鏡論舊券則永延正曆公驗共注相賀之內言現
證者則在廳官人勅狀同判隅田庄之外自余之趣具
見文書豈彼作偽之私語可比此實心之公驗訖中彼
殊訥申賢不者非只為相賀公驗內又是大阡明神舊
領也八幡大菩薩者為應神天皇之時以家地方許町奉寧
高野山王此大明神者大日如來化現天照大神之妹也明神
奉讓大阡々申下 官符領知年尚矣而星霜爰積
人忘本緣或為國被收么或為庄被加納爰 大上天皇
殊崇重佛法專詔隆聖詔割當郡相賀村奉寄密

嚴院三寶供祈諸佛隨茲大阡定護念恭願當山
大阡者本縣則大日覺王十方諸佛之能化靈茲是三地
并六趣群生之所由也初入闡括現座用悟後遊清涼
教即身成佛授三密金剛示當山靈勝傳万德寶珠
增我朝福祉奮大日法炮遍照日域濼田智々水鎮
田海山善龍布慶雲是誰人之力神泉降甘雨即
大阡之息也遂乃鈞召十天於當山勸請諸神於此砌
為檀主護人法為鎮將持伽藍今及大井者即是
諸神門也又八幡 井者為本地者自在王輔翼

遍照法帝之智片也論在忍者大并權謹大所佛法
之鎮將也八幡者示八正道諸非理之義也定惡
遠勅之罪過不受非道之加納大并共護持三寶度脫
舟生之稱也必願往古之誓物隨在當山之所取而今
光清忘門外法律失券契道理減三寶之福田僧四
重之罪垢加之不忍八幡大菩薩奮勅不憚大所明神
所領遠往古之官存肖當時之院宜忍住虛誕狂
汗天覽旁以多事欽備案顯密諸經律等意以
彼佛物死此焉供猶有牙用之罪去此佛地成伎神

領豈非重惡之業乎於今者早任么驗理欲被壞毒
谷柳覺鑿澄心於三密之佛海絕望於五濁之囂
塵猶不飲二宗之化城何兒屑六境之幻野今所
申請雖似世事是則弄身忘恥弘法度人之方便也
不敢虛妄佛天證明覽况後大所三寶而領上皇
御取固也若私點而現當罪何脫豈憚一旦相諒不
思三寶知見仍聊勤鄙言忝達穀聽幸遇明時何無
允容望請天裁早以相賀御座任此么驗聖偏為太上
天皇御取寺密嚴院領永免除官物并國役難天下一

同么侵國內平均而課永可傳心一切他處侵之由被下
官符 天子大孝德萃更添法界道場之飭 上皇
廣化恩澤祿增秘密莊嚴之榮沙門覺鑒誠惶
誠恐謹言

長承二年十一月 日 高野山沙門覺鑒

本願上人書狀

院宜如此早人之可令拜見給也當山靜謐之基人法
繁榮昌之源何事如之哉故文云金剛峯寺者非是

凡徒經迴之處准鷲嶺之凡商去凡人存龍場
之流直泯聖境云々又云雖曰一宗非五千少雖廣
高野非異類地云々又鷲嶺五千龍場七十非
是簡人崇法方法云々又云護持佛如鴻雁有序利
益群生若能護已即名是佛弟子若遠斯義即名
魔臺乃至若故遠越去五大忿怒十六金剛依法檢括
善心長者等依內外法律治擯云々如此誠證不違勝
計具如顯密諸教注々廣說方今太上天皇殊山宗
當山專仰真言建相賀於庄被寄密嚴院爰不知

案門之輩就愚惡人之語不尋禪定之古風恣致騷
動之監吹既背 上皇之素懷何協大師之遺誠此時
若無其誠後代何知彼各惡人易來禪僧難住歟而今
幸遇堯舜運化豈非感應時至早者早注張本雖可
慶聞不堪當時糸惜在忍于今遲々何樣可作事哉
相計早速可示遣也且又可令申合解脫房并人々
給惟委細之趣證法房被申惟欽謹言

六月廿六日 辰刻

僧覺鑊狀

進上

持明院阿闍梨

要書 卷四 九

本形上人五箇條注文

注進

五箇條事

佛法三法嚴重不輕事

惠果和尚云人之貴者不過國王法之最者不如密藏
大師云支勅詔官符与臣下注来多字是同切用大別如
勅書一命則天下奉行施賞施罰百姓喜懼如來經法
亦後如是并聲聞天龍八部何人不信又云王法律法帝

禁戒事異義難任控駟利益甚多狂法随心罪報
極重世人不知斯義不細王法不訪佛法隨愛憎而得沈
任貴賤而輕重以此駟代後報何免不可不慎
為凶徒嫉妬即敢輕賤 官符恣致無實非理之訐擬
滅真言秘密之道矣 太上天皇屢次折理非更被下
院宣 綸言如汗何有變改季布沈滌猶不認一諾賢王
聖主寧可有二言哉而凶徒且存遠 勅之云罪且習
己身之諂曲可被改定之由猶重而訐申也大所矧
經云王正治者犯土法正治損云云 若惡矣徒被改定

綸言佛教 皇威並皆凌遲遠越謀叛旆繁與欽忠
心之人必惡不忠之流持戒者定狀破戒之類然則
忠臣義士今賢後哲見此惡行誰不瞋傷乎夫愚人
一旦之訐與賢者万代之歎有智之人忍何恥何哉方
今 太上天皇明察此理 毅旨無憂誠是万代之秦
鏡億載之明珠也季布一諾猶流美名於後代 上皇
重威益傳恩德於萬葉乎

二 水心騷動復護禪窟事

他山餘處雖有騷動東寺一門無發大舟就中亦當山

者大師入定之靈寤聖安修禪之仙洞也大舟騷動宜
削其名而凶徒遠颺密教理肖官符院宣娘妬泚
擬滅佛法或駢去座禪之梵侶或追下舍佛之上人擬
稱離山之由恣致非理之訐若無其誠者何能止惡行
犯用其訐者忍成勸大舟故大師引經云國人造惡業王捨
不禁制斯非順正理治損當如法若見惡不遮非法便
滋長遂令王國內奸詐日增多大師云彼惡勸善春秋
不宗云又引經云五貴責者而正貴責五刑罰者
而正刑罰云又云云何名王能鑒是非勝之与方謂有

國王能善部知忠信伎藝智惠差別若有若無至如實
以於其無者輕而遠之於其有者為敬愛之 略抄

三 兩寺佛事如法不絕事

殊抽賞智行故誰不勵修學哉兩方之佛事定如法不絕
若有改定者凶徒盡吹之輩浪振獨安有智道心之人誰
敢函怨豈憚凶徒之他行不愆禪侶之離山凶徒等輒依
少緣動發大舟常令離山屢絕佛事今度離山擬開佛
事先之優恕無誠故也此度免除無指過者後監行定

不絕彼既絕兩方之行法知是一山之大忍若無此院之
僧徒何繼彼寺之佛事設彼雖勤終何成真實行思
者者名利所作之万行徒費切無益智人任道心不終之
一善福利不可量經云一念發起善根心勝於造立百千
塔云云又云彼一念切德深廣無涯際如來分別說窮劫
不祇盡云云又終前五種八万四千恆以智惠為其母
若離智惠無所刻獲云云又云非唯五度從智惠生一切
世間福德名聞人天果報乃至出世無漏善根皆以智惠
而為生處云云又云一切万行智惠為母云云又云智惠為根

本皆生善法牙佛果大芥無非智而作也大師云若未知
解真實義者所有行顛倒戲論若比顯教之惠業雖究竟真實
若對真言之智則戲論顛倒
又云二二平等為宗上之智觀為先云云又云不知義語皆是
妄語若知真實義則滅一切罪得一切智譬如藥毒知與
不知損益立驗略抄勸學貴知豈非為之乎

四 頌高祖誓果大師事

建立伽藍護持佛法結隆密藏鎮押國家崇重智行初
勵修學簡去為徒安堵禪侶是則遍照高祖本誓諸佛
大師之素懷也故大師之大悲大目如來獨鑒三昧耶之妙趣

悲歎六趣之逢，炭如實智雷震於法界，殿秘密昇茶
羅傳于周，浮提從金剛薩埵授龍極并師，相傳迄
今不絕。又云：吾忘命於寸波中，尋法於十里外，繞
而傳道教，護持之安鎮國家，撫育万民。又云：吾法擬凌
遲刻，吾必交緇徒禪僧之中，與此法非我執甚弘法
計事。又云：護持佛法計事。又云：護持佛法名仙才子
若遠此義，即名魔堂。即非我子，佛法國家之
大賊。又云：剛四且之廣，德與三寶之妙，道此吾
前也。若故遠越五大急，如十六金剛，依法檢極。

又云：不隨處風不叶宗意，放逸邪見，不得共却非
吾未資得一知万耳傳法二會式。云：日光遍照，明暗擇
方大法同味，且廢任機，就馬嶺五千龍場七十是非，燒
人崇法方便也。大所云：不信正法，親惡人不重經王及持
人甚深妙法，不流布諸天藥，亦不向護國諸天及藥
及弃於國界，往他方國土，飢饉及疾病種，實愛教，
現略抄。又莊嚴宮殿，誦經法恭敬供養人，与法師修行
正法，遮惡業諸天，欽此。護國王。略抄。又引經云：若法師
不起大所相。經云：智惠無垢人，三業恒清淨，並親

親近是人為重過父母無智難親若能懷善人心如焚
燒枯木並為常遠離供給亦惡人欲益反招損如人
針獲歎無不傷害者供養智直人少善獲多福如
人飲甘露永得安穩示又云所謂長老相不必在耆
年雖少有智直是為真長老又云四天王白佛其持
經者即是法師我常秉事供恭敬必佛無量 略母
大師云不可求高次修學為先云又云法資人私人待
法昇人法一弊不得別矣云是故為重智人則為佛
法輕毀智人則輕毀佛法撰智行施官職依官職至

座上意在斯次經云十惡五逆有深重罪得雜得人
身不學佛法是也 略母 勸勵修學又非為之乎

五信智深固實壽長遠事。

癡暗之徒深含毒心偏情 泚辱欲滅佛法性賤官壽
遠越院宜以妄語謗真言以邪慢妨正道度解狀
而後遠亂條：訢詔始終虛妄覺鏡若為名利與
隆此法忽蒙佛神治罰不預冥顯加護而為徒不恥
佛天之照見不思冥顯之治罰馳胸臆以淫進任愚意
以毀謗深重罪過寧有如之乎故大師云重罪愚人

謗人謗法重罪何脫法資人私人待法弄人法一弊不
得別去是故謗人則毀法毀法即人謗人謗法定墮
阿鼻獄更無出期世人不知斯義任古輒談不顧深
害寧可日夜作十惡五逆一言一語不得謗人法又云
并用心皆以惡也為本以利為先能任斯心破法執
入深教利益尤廣若狹名利心執淺教破深法不免
斯尤經云云何大士愚癡有情令智直放云云論云
捨心夾定故大宮震動十方諸佛皆志此知常在人
天受勝快樂云云經云魔王波旬白佛言令我言教皆皆光

色震動不安力勢衰損并大訶薩施此注故巖上揚
四輩侮不輕外道六師妨尺舌調達延必東勝意謗善
根修羅窺天帝里耳惡吉祥蓮長許太子殊賀精太
師必是未類古今幾平故任云必未在世猶為惡疾
况滅度後大師云痛狂笑不醉酷醉朝覺若狂云邪
見之人是智惠死又云是娑婆國中人多弊惡壞增
上慢切德淺為瞋濁諂曲心不滅又說濁世惡比丘謗
弘經大士云為貪利益故說外道論議自作此經典誑
惑世間人為求名聞者分別說此任云唯彼思此御躬

至妙也難信難解蓋斯謂欽大師云聖君希遇千
載一御賢依難得五百一執又云賢智必優花春心
瘦若劉鞞是故仰善之類猶稀驎角航惡之流
既懣詩龍鱗云云又云知秘旨者猶麟角迷自心者
既似牛毛云云若忍使舟不依道理云云將絕千未代
若憚謗難不與佛法云云何傳千濁世指磨金山
增光魔妨佛法云云旃荼波旬尋隆墮妨尋既傳
自身惡家呪咀善士呪咀善士呪咀還著本人一目
必破群罔邪見終由正理是以太上天皇殊仰一

實之正道不用亢位之化理甬批遍照之法炮更破
群迷之癡罔誠是十德矣滿賢皇千載一御之聖
也兩甲諸号三界諸天常受清淨法味鎮護上皇寶
祚是故广旬惡敵自然降平而有求云不滿足信解
決定震儀寧不恭平志念堅固王將蓋同金剛依繼
教平惠命必延上皇瑤蓋被護常住法身定保不壞
寶祚一文證思敏系不杻畧如先云奏聞具讓行云
廣說右為倫 毅覽大略注進言上必件

保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書之

保延院宣

院廳下

金剛峯寺并大傳法院所司寺

仰下 八箇條狀

使公文大改官吏生紀乃貞

一可永為大傳法院沙汰聖人陸檢口事

右件院者依諸佛本誓任大師盡依隆三寶崇
重聖之大伽藍也有智道心侶誰不渴仰者以
京戒調
危若非聖人何比持犯以智悲利生若此
禪侶誰能
教道然則件別取聖人永為大傳法院之沙汰
以安藝云

國張羨可部兩庄之年貢死供未取運送也仍送
外皮院任先例可令下行敢勿波這苗矣

一可永傳山火安騷動并放火教害惱禪徒損已依
種々惡行事

種々惡行事

右當山者大師入定之地安聖幽之砌也仍永可傳
止大元騷動之由屢教下院宣先年与一類凶徒每
年之間不思度々之 給言勿波種々喧嘩或好放
火放害或波盜賊盜吹加之觸事惱死 御前禪徒任
意損已依拈親族從有兩寺之寺早專一味之心宜

咸和平傳心監行矣

一可同傳心制心堂塔 舍木敷地并入堂沐浴道路
材木等事

右雖有兩寺之分已為一山之限以何處稱金對峯寺
以表徑多大傳法院之限制心土木平洞口巖腹溪門
洞戶皆是蘭若秋勝之砌羅襟額陀之處也仍古禪徒
一 堂塔房舍宜恣令造立水莫妨其地而又堂塔之茶入
諸院之沐浴道路注返材木柴薪如此木之事同不可
制心之



